

随笔

你有座右铭吗？

陈鲁民

前不久，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推出“我的座右铭——当代国人的修身故事”系列报道，连续播出了词作家闫肃的座右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京剧名角孟广禄的座右铭“梅花香自苦寒来”，军事专家金一南的座右铭“做难事必有所得”，肝胆专家吴孟超的座右铭“医者仁心，肝胆相照”，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座右铭“以爱与勇气接受一切悲欢”……可谓个个精彩，各有洞天。

座右铭，原指古人写出来放在座位右边的格言，后泛指人们激励、警诫自己，作为行动指南的格言。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都有自己的“座右铭”，并在座右铭激励下修身正己，砥砺前行，建功立业，创造人生奇迹。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马克思的“思考一切”；从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叶挺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到徐悲鸿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没有傲骨”。这些著名的座右铭就像前路上的指路明灯，迷茫时给人方向，痛苦时给人力量，失落时给人信心，引领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英杰名人需要座右铭，寻常百姓也需要

座右铭。如果你不想浑浑噩噩地活着，你还有点事业追求，想干出点名堂，就应该给自己立个座右铭，以此来激励自己，警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奋斗有方向，行为有规矩，严以修身，有所不为，换来一个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

座右铭贵在践行，言行一致。给自己定个座右铭很容易，可以写得很漂亮、很提气、很响亮，但关键是要言出行随，说到做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看到有不少人，座右铭很精彩，但就是不去实践，结果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座右铭成了哗众取宠、自欺欺人的摆设。因而，座右铭写在桌上，挂在墙上，不如记在心上，更重要的是要化为行动。孙中山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他一生都在认真践行，为推翻满清统治，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为统一国家，避免分裂，他毅然辞去大总统一职；他一生筹款亿万，但不为自己理财，终于成为千古伟人，彪炳史册。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裘法祖的座右铭是：“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在生活上他极端简朴，无欲无求；在工作上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知疲劳；在学习上，他苦心孤诣，精益求精，永

不满足，创造了一系列的外科医学奇迹，美名远播。

座右铭贵在坚持，矢志不渝。座右铭就是在立志，立志不难，难就难在坚持不懈，水滴石穿，最怕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作家乔羽的座右铭是：“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大红大紫时他不洋洋自得，目中无人；身处低谷时他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一辈子低调做人，认真做事，从艺六十多年，辛勤创作，硕果累累，为我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一个同学，上大学时就把“坚持不懈”作为座右铭来激励自己，硬是从班里倒数第一的成绩，跃升到最后的全班成绩的第二名。毕业后，他坚持自主创业，虽也屡屡碰壁，千辛万苦，但始终没有放弃，在商海里沉浮摸索，最后成为资产数亿的民营企业家。到他办公室去看他，只见他办公桌后的墙上还挂着“坚持不懈”四个大字，正是这四个字成就了他。

人生需要励志，也需要警醒；需要修身，也需要反省。因而，选一则适合自己的座右铭，时时鞭策自己，勉励自己，将会大有裨益，助你走向成功的彼岸，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豫派杂俎

千年奇冤说阿斗

程勉学

在世人心目中，“阿斗”就是弱智低能儿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个千年奇冤。

阿斗者，刘禅也。是三国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据《三国志》载，诸葛亮曾对蜀汉重臣射援赞扬阿斗说：“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之后，射援将丞相的这一褒奖告诉了其父刘备，刘大耳朵听了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另据《与杜微书》称，孔明评价阿斗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还有，在《晋书·李密传》中亦有记载云，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就足以说明阿斗刘禅并非低能愚钝之人。

纵观历史，阿斗就任蜀汉皇帝41年，其中诸葛亮辅佐刘禅11年，诸葛亮去世后，在群贤辅助下，刘禅又做了30年的皇帝。在刘禅当政期间，诸葛亮、姜维等诸贤臣常年征战在外，有关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岂都落在了皇帝刘禅的肩上？我相信不管哪个朝代，人民都是渴望和平而厌恶战争的。特别是经过连年战火洗礼的蜀国，特别是本就不好斗的蜀人，就更加渴望和平而反对战争。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蜀军为什么能够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得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蜀人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良好的社会风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阿斗带领蜀人同心协力，营造了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良好的国情，靠的就是阿斗为将士们打造了一个“保障供应”的好后勤作坚强后盾！所有这些都能证明阿斗是一个具有极高组织领导才能且富有爱心的明君。

一说阿斗，人们就拿“乐不思蜀”来说事。马克思有句名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刘禅被俘到洛阳后，司马昭以魏元帝的名义封其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蜀汉重臣五十多人封为侯。一次，司马昭在宴请诸大臣时问刘禅：“你在这里怎么样？还思念蜀地吗？”刘禅答：“我在这里很快乐，不再思念蜀地了。”这就是“乐不思蜀”成语的由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刘禅怎么回答？难道你要他说：“还是当皇帝的爽！”那不是找死吗？自己死不足惜，难道你还让自己的子孙、五十多名原蜀汉重臣以及蜀地人民都跟着受牵连甚至去送死吗？用现代人的话说，对于得不到的东西，敢于放弃，才是聪明的人。既是失败被俘当不成皇帝了，就应承认现实，表明态度：我是真心不想当什么皇帝了，还是当这个安乐王爷的好！我以为阿斗的回答并非弱智低能，而恰恰是他的聪明之处。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肯骂名而不作辩解，乃是以“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跟不肯投降的儿子说：“现在大局已定，重臣都说投降，胜利无望，你却仗血气之勇，莫非你要满城流血吗？”可见，刘禅是一个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仁爱之君。同样是降俘退位的皇帝，刘禅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得以寿终正寝，而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药杀死了。行文至此，不言自明，你说阿斗是不是千年奇冤？

晒酱记

王琳宝

新煮黄豆溜溜圆，案上滚作白玉团。
薄被盖在竹筐箩，括出茵丝细绵绵。

夏日瓜果真浩繁，沙瓤西瓜透心甜。
千家万户忙晒酱，大缸小坛喜串连。

黄豆西瓜共一坛，盐作良媒牵姻缘。
巧借三伏好晒场，盈月色香味俱全。

秋来嘉禾秀满田，农家相约开红坛。
秋风熏得人欲醉，欢声笑语庆丰年。

豫派杂俎

鱼虾注着深处游去

阮文生

一场雨后，河水发出金子的色泽。石头滚落，雷霆碎了，牌坊的影子沉重了河水的色彩，突起或凹下的铁钩，让波澜重叠。星子在水里活了，并把夜晚的色色在着清波里拽了拽。

春风摇曳的腰肢，迷醉了蜻蜓和蝴蝶。麦苗的光芒是水波折射的，蚕豆花是溶化的冰雪遇到春日，又咯咯地绽开的笑容。

徽州的水从石头上站住，回头望望六谷尖里的童年，然后扶着山崖弯弯曲曲地走向万安，深渡，桐庐，杭州，一路的清丽给了高高低低的事和等待。

一曲徽剧沸腾了涌动的情怀，火苗一样的旋律触及积淀的铁器和陶片，忽高忽低地找寻或点燃新的看点。反复不断的推播里，纷纷的黑暗破碎了，松动的睡眠从河水里醒来。树林里有鹰在飞，山水画廊的味道在簇拥的浪花里醇厚起来，哗啦一声，鱼虾往深处游去了。

十一军司令官后，听取了先遣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和杭州特务机关长的汇报，几个人明确地报告说：“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罪行”，“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冈村宁次了解到，在他当下指挥的部队中，军纪最为败坏的是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团以及波田支队，就遣第六师团的军官们自己都说：“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冈村宁次认为，在战场奸污妇女已成为日军“难以避免的罪行”，因为他的军务局长向他报告说，不少官兵在向家乡寄信时，同时邮寄了大量残暴行为的照片，冈村宁次惊讶于士兵们扭曲的心理“竟发展到如此地步”。八月二日，冈村宁次到达九江，他之所以在酷暑中追述日军的军纪问题，是因为“攻占南京时犯有暴行的匪团”即将成为进攻武汉的作战部队。

武汉近在眼前。就在此时，在中、苏、朝边界，图们江边一个名叫张鼓峰



大富贵神仙图(国画) 蔡立安

豫派杂俎

中牟马陵岗

王吴军

马陵岗位于郑州市中牟县境内，它有45里长。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马陵岗它长又长，四十五里扁担样。南边终止到刘店，北端起头在张庄。”十分形象和详细地说明了马陵岗的长度、形状和所处的位置。

马陵岗是南北走向，北起中牟县张庄镇张庄村东北部的落庵台，南边到新郑市的刘店，在中牟境内有26华里长，最高的地方达149米高，宽2华里，其土质为新生代第四纪砂土，它原名马陵，后来易名为马陵岗，马陵岗的名称延续至今。

马陵岗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说：“战国魏惠王二年（即公元369年），魏败韩于马陵。”可见，在战国时期，马陵岗已经是各个诸侯争夺的战略要地了。

据说，民国时期，当地农民在马陵岗附近耕种的时候，就发现了许多铜箭头、断剑以及铜盔甲等物，足见这里曾经是古代的战场。

马陵岗曾经是战国大军事家孙臧和庞涓一决高下的地方。清朝康熙十四年的《中牟县志》中记载：“马陵岗在县南六十里，绵亘五十里，上建有孙臧、庞涓庙。”也有人说，孙臧杀庞涓的马陵岗是另有其处，它不是中牟县的这个马陵岗，而是山东省兖州府郳城县的马陵山。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马陵岗上曾经修建有孙臧庙和庞涓庙，却是真有其事。

明朝正德十年的《中牟县志·坛庙》中曾经明确记载，说孙子庙在马陵山下，乡民魏成重修。庞涓庙在县南六十里的马陵山上，乡民夏景重修。

还有一种说法是，庞涓和孙臧同是鬼谷子的学生，二人都聪明好学，但庞涓所学终究比不上孙臧，因此，庞涓非常妒忌孙臧。后来，庞涓先出来做官，当上了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就召孙臧至魏而削其足，使孙臧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中牟县属于魏国，故土人祠之。

历史传说虽都不足信，但马陵岗曾经具有的重要地理位置却是不能否定的。

民国时期，马陵岗的孙臧庙还有20间殿宇存在，1928年初这里是当地的初级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小学校所在地。现在的马陵岗，已经是中牟县南部的一片绿化带，树木葱郁，蔚为壮观。流连此处，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日军第六师团切身体验到了什么是“火炉”。该师团从桐城南下占领潜山和怀宁后，严酷的暑热令多数官兵头昏目眩，加上疟疾流行，病倒的官兵达两千人以上，于是不得不在原地休息了近一个月。七月二十四日，该师团编入日军第十一军作战序列，奉命向潜山西南方向的太湖、宿松、黄梅一线发起攻击。长江以北地区属于中国第五战区，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立即部署中国守军节节阻击，第六师团的先头部队经过三天的作战才占领太湖。当日军继续向西攻击时，中国军队的反击格外猛烈，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双方都在不断增加兵力，于酷热之中逐村争夺，战火所及之处一片焦土。在这个方向上，日军第六师团的作战记录显示：中国军队“日夜死战”，仅反击作战就达二百九十次之多。八月一日，在二十多架飞机的助攻下，日军进攻黄梅，中国守军刘汝明部第六十八军顽强抵抗三天，官兵伤亡两千人，最终被迫放弃黄梅县城。中国守军随即在长江大堤上人工决口，滚滚长

江水淹没了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和怀宁等六县，水淹面积达三千二百平方公里。日军第六师团被长江水师包围，又处在疾病和给养断绝的困境中，只得再次停止进攻，于太湖和黄梅地区休整。

比第六师团更饱受煎熬的是在九江以南的第六师团。

日军第六师团为新组建部队，在国内征召的是后备役，士兵主要由大阪的商人和职员组成，属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弱的部队，士兵们不但军事技能差，且必须在军官的督战下才作战。

七月二十八日，第六师团沿南浔路两侧向沙河镇、南昌铺进攻，企图占领德安，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第六师团才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但即刻又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在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作战中，第六师团四个联队共一万六千人，伤亡高达约八千人，其中军官的死伤尤为严重。

鉴于第六师团已无力进攻，且南浔路正面中国守军阻击

连载



王树增

了望夫山和平顶山等地。十三日，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调整部署，在瑞昌附近部署了三层防御线，准备持久抵抗。十五日，波田支队一部在大树上登陆，经过数天的拉锯战，战线的胶着终被打破。二十一日，波田支队与并行进攻的日军第九师团一部发动了全面攻势。中国守军

在一道道阻击阵地上顽强作战，日军开始大量使用窒息性毒气，中国守军的阵地不断因官兵中毒而被突破。二十四日下午一时，瑞昌陷落。

“汉口的酷暑，是世界闻名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我在壮年时代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且深夜和白天，几乎没有差别，非常不舒服。”多年之后，冈村宁次再次看到了他的士兵是如何在中国长江中游的酷暑中饱受折磨的：“当时部队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

《国家窃听》

廖亦奇

《国家窃听》以轻松而略带调侃的“冷幽默”风格，讲述了美国情报监视帝国大量不为人知的故事。本书以严谨而专业的视角，将“斯诺登事件”放在21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以及美国情报界几十年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出一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作者前期搜集、筛选、整理的一手素材在故事叙述过程中清晰而多层次地呈现，令本书堪称一部非虚构的美国情报界演义。

《国家窃听》借情报专家真漆之眼，以独家挖掘的情报资料，细致为读者还原“棱镜”现场，追寻美国在当代的“反恐”行动与情报活动的隐秘关系。在书中，白宫、五角大楼、总统战略情报办公室、美国驻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逐一登场，总统、国防部官员、商业公司大鳄轮番过招。追捕萨达姆、猎杀本·拉登的情报搜集分析过程一一呈现，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的強大力量让人惊悚，美国政界高官在政商两界游走却最终在公民隐私与“国家利益”间难以取舍，翻开本书，相信会有答案。

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张鼓峰是中国领土，沙俄在签订《中俄璦琿条约》时窃取，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将其划入“满洲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十余名苏军突然进占张鼓峰，并开始在山上海修工事。三十日夜，日军第六师团团长尾高龟藏命令部队向苏军发起攻击，苏军被迫向东撤退。正当日军得意之时，八月二日，苏军突然发动猛烈反击，两个师的苏军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以二百多辆坦克的冲击力直冲日军阵地。经过五天的战斗，日军遭遇惨败，伤亡一千四百多人。第十九师团参谋长中村美男不得不致电东京，要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

日苏在张鼓峰发生的军事冲突，令东京的要员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日军在中国已推进至江南，如果日苏之间再爆发战争，日本将无法南北应付。于是，日本政府立即与苏联政府展开谈判，并于八月十日午夜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